

通志經解

5 512  
1411  
136



門 12  
卷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七十

後學成德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  
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伊川先生曰彖言卦之象爻隨時之變因失得而有吉凶

能如是則得无咎

謂補過也  
○經說

橫渠先生曰象謂一卦之質

易說

龜山楊氏曰彖總言一卦之象若坤言牝馬之類是也

六爻變動不可為典要故曰言乎變

通

**已上條補**

廣漢張氏曰悔吝雖未為大過然悔未純吉吝未純凶  
如物有瑕疵也无咎本有咎能以善補其過惡故无咎

也通

白雲郭氏曰前章言卦之象備矣此章又明玩辭之法

也彖之辭所以言一卦之象也象非為天為地而已八卦之義變動不居皆其象也爻之辭所以言一卦之變也卦由爻以變爻之辭又明其變之所以也吉凶言其失得之大悔吝言其所失之小无咎稱其善補過此五者皆易辭之道也君子樂玩在此而已

漢上朱氏曰設卦觀象默而識之不得已而有彖者所以言乎一卦之象也玩其彖辭而不得觀其象可也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吉凶有難知者故有爻辭所以言乎一爻之變也玩其爻辭而不得觀其變可也吉凶者言如是而得則吉如是而失則凶悔吝者言乎小疵也惡積罪大則悔无及已吝者言當悔而止護小疵致大害者也无咎者本實有咎善補過而至於无咎易有言又誰咎者言咎實自取自咎可也有言不可咎者義所當

為才不足也君子度德量力折之以中道則无咎矣吉凶悔吝无咎一也其實悔吝无咎所以明吉凶也彖不言悔而言无咎无咎則悔可知矣言凶而不言吝吝不足言也

傳易○又曰漢書藝文志易經十二篇論彖大象小象文言班固以文王作上下篇孔氏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先儒自鄭康成王弼孔穎達尊是說其後諸儒疑之正義補闕曰夫子因文王彖而有彖王昭素胡旦亦云范諤昌著易證墜簡曰諸卦彖象爻辭小象乾坤文言並周公作自文言以下孔述也今以經傳考之明夷之彖曰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内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則彖非文王作斷可知矣案司馬遷曰孔子晚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信斯言也則彖象說卦文言古有之

矣孔子序之繫之說之文之而已所謂述而不作也孔子曰聖則吾不能夫聖孔子不居而繫辭之言及於卦象彖爻必抑揚其辭以聖人稱之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此所謂繫辭者指卦下之辭而言之也又曰彖也者言乎其象也爻也者言乎其變也夫爻辭言一爻之變彖辭言一卦之象則文王卦下之辭又謂之彖矣孔子序述其彖之意而已故名其篇曰彖使文王卦下之辭不謂之彖孔子何謂言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夫子自謂如此非遜以出之之義也蓋彖者孔子贊易十篇之一先儒附其辭於卦辭之下故加彖以明之○崔憬陸震謂文王作爻辭馬融陸績謂周公所作考之爻辭馬融陸績為是明夷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六五箕子之明夷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升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蓋南狩伐商之事西岐王業所興武王數紂曰囚奴正士而追王西伯在翦商之後則爻辭為周公作審矣○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通謂之繫辭仲尼贊二聖人繫辭之意成上下篇名曰繫辭猶序文王之彖而明其篇曰彖也凡繫辭所稱繫辭焉者或指卦辭或指爻辭而言如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指卦辭為繫辭也如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指爻辭為繫辭也並叢說  
 新安朱氏曰彖謂卦辭文王所作者爻謂爻辭周公所作者象指全體而言變指一節而言吉凶悔吝无咎此卦爻辭之通例本義○問所謂小疵者只是以其未便至於吉凶否曰悔是漸好知道是錯了便有進善之理悔

便到无咎吝者喑鳴說不出心下不足沒分曉然未至

語錄

大過故曰小疵然小疵畢竟是小過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辭吉凶者存乎辭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伊川先生曰位有貴賤之分卦兼小大之義吝凶之道於

辭可見以悔吝為防則存意於微小震懼而得无咎者以

能悔也

經說

橫渠先生曰齊小大者存乎卦卦有稱名至小而與諸卦

均齊者各著其義也蓋稱名小而取類大也○辯吉凶者

存乎辭欲見小疵者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

象之小疵宜乎志靜知一作志所動之幾微也○悔吝吉凶

之萌惟介于石者能見幾而作○震无咎者存乎悔凡言

无咎者必求其始皆有悔今能改之也有咎而免者善震

而補也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介者始萬物之時震者動之將形憂悔吝

者當在交物之初而善補過者當悔於將動之際過此

則尤及矣會通

白雲郭氏曰上而貴下而賤繫乎六爻故曰存乎位乾

坤之大井鼎之小皆卦也故言齊小大繫辭焉而明吉

凶是存乎辭也憂悔吝者方悔吝未至之時先明於幾

微則無疵故存乎介亦由思患而豫防之也知畏過吝

常自震悔則可補過故存乎悔亦由恐懼修省者也人

有貴賤而位列之人有小大不齊而卦齊之介雖所以

憂悔吝而悔又以震无咎也能知辭之所言如彼又知

理之所存如此樂而玩之是其所以為君子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卦自下而上列貴賤之位存乎位則剛柔

往來上下内外得位失位或應或否見矣易於小事不  
 忽於大事不懼視履尊位與居家同視征伐天下與折  
 獄同視享上帝養聖賢養萬物與飲食同知此則知顏  
 子與禹稷同曾子與子思同故存乎卦之小大則見事  
 之小大齊矣憂悔吝之將至者當存乎介者確然自  
 守不與物交震懼而无咎者當存乎悔悔者追悔前失  
 而不憚改也故悔則无咎介則无悔不近於知幾乎幾  
 者動之微吉之先見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確然  
 自守者守正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位謂六爻之位齊猶定也小謂陰大謂陽  
 介謂辨別之端蓋善惡已動而未形之時也於此憂之  
 則不至於悔吝矣震動也知悔則有以動其補過之心  
 而可以无咎矣本義○齊小大者存乎卦齊猶分辨之意

一云猶斷也小謂否睽之類大謂泰謙之類如泰謙之  
 辭便平易睽困之辭便艱險故曰卦有小大辭有險易  
 ○問憂悔吝者存乎介悔吝未至於吉凶是那初萌動  
 可以向吉凶之微處介又是悔吝之微處介字如界至  
 界限之界是善惡初分界處於此憂之則不至悔吝矣  
 曰然○悔吝固是吉凶之小者介又是幾微之間慮悔  
 吝之來當察於幾微之際无咎者本是有咎善補過則  
 為无咎震動也欲動而无咎當存乎悔爾悔吝在吉凶  
 之間小於吉凶而將至於吉凶者也並語錄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伊川先生曰卦有小大於時之中有小大也有小大則辭  
 之險易殊矣辭各隨其事也經說

橫渠先生曰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

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

蒙正

白雲郭氏曰觀卦之象而卦有小大之異君子所居不可同玩卦之辭而辭有險易之辨君子所樂不能一各指其所之者之於常則其辭易之於變則其辭險是非辭无以示其所之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辭有易者之於吉也所謂能說諸心辭有險者之於凶也所謂能研諸慮有憂慮悔吝非險辭不足以盡之爻辭也各指其所之之險易也所之者動爻也言乎其變也春秋傳觀其動曰之某卦是也從其所之乃能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則繫辭焉以命之不可已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小險大易各隨所向

本義

○問卦有小大舊

說謂大畜小畜大過小過如此則只說得四卦曰看來只是好底卦便是大不好底卦便是小如復如泰如大有如夬之類是好底卦如睽如困如小過盡不好底譬如人光明磊落底便是好人昏味迷暗底便是不好人所以謂卦有小大辭有險易大卦辭易小卦辭險即此可見○問卦有小大辭有險易陽卦為大陰卦為小觀其爻之所向而為之辭如休復吉底辭自是平易如困于葛藟底辭自是險曰這般處依約看也是恁地自是不曾見得它底透只得隨眾說如所謂吉凶者失得之象一段却是徹底見得聖人當初作易時意似這處更移易一字不得其它處不能盡見得如此所以不能盡見得聖人之心

並語錄

右第三章

新安朱氏本義曰此章釋卦爻辭之通例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伊川先生曰聖人作易以準則天地之道易之義天地之道也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彌徧也綸理也在事為倫治絲為綸彌綸徧理也

經說

橫渠先生曰易與天地準此言易之書也易行乎其中造化之謂也言彌綸範圍此語必夫子所造彌者彌縫補綴之義綸者往來經營之義易之為書與天地準易即天道獨入於爻位繫之以辭者此則歸於人事蓋卦本於天道三陰三陽一升一降而變成八卦錯綜為六十四分而有三百八十四爻也因爻有吉凶動靜故繫之以辭存乎教誠使人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其出入以度內外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聖人與人撰出法律之書使人知所向避易之義也

易說

廣平游氏曰彌之使不虧其體則覆燾者統元氣持載者統元形陽敷而能生陰肅而能成夫是之謂彌綸之使无失其敘則日月代明寒暑迭運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夫是之謂綸

易說

白雲郭氏曰自此別為一章至鬼神之情狀且天地至大也人居其中則備三才易之為書三才之道也是以一卦之中皆備三才之象故與天地準準則其道彌綸周滿天地而无有餘不足之差故天地人鬼无或不知者以不能外乎此故也言天地則人在其中矣

易說

漢上朱氏曰聖人觀天地以作易其道甚大與天地均故能用天地之道彌滿无間經綸而不絕

易傳

新安朱氏曰易書卦爻具有天地之道與之齊準彌如彌縫之彌有終竟聯合之意綸有選擇條理之意

義本

○



易道本與天地齊準所以能彌綸之凡天地間之物无非易之道故易能彌綸天地之道而聖人用之也彌如封彌之彌糊合便无縫罅綸如綸絲之綸自有條理言雖是彌得外面无縫罅而中則事事物物各有條理彌如大德敦化綸如小德川流彌而非綸則空踈无物綸而非彌則判然不相干此二字見得聖人下字甚密也○凡天地有許多道理易上都有所以與天地齊準而能彌綸天地之道並語錄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伊川先生曰徧理天地之道而復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驗之著見之跡故能知幽明之故在理為幽成象為明知幽明之故知理與物之所以然也經說橫渠先生曰天文地理皆因明而知之非明則皆幽也此

所以知幽明之故萬物相見乎離非離不相見也見者曰明而不見非无物也乃是天之至處彼異學則皆歸之空虛蓋徒知乎明而已不察夫幽所見一邊耳○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无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有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无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无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觀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故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並易說白雲郭氏曰由易之道仰觀俯察則天地幽明之故无不知幽則天地之道其隱者也明則天地之道其顯者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天氣也而成文地形也而有理形散為氣明而幽也氣聚成形幽而明也仰觀乎天凡地之成形

者莫不有是文俯察乎地凡太之成象者莫不具是理故分而為二揲之以四生二儀四象八卦成三百八十四爻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皆源於天極知此則知幽明之故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此窮理之事以者聖人以易之書也易者陰陽而已幽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本義○問本義云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不知如何曰晝明夜幽上明下幽觀晝夜之運日月星辰之上下可見此天文幽明之所以然南明北幽高明深幽觀之南北高深可見此地理幽明之所以然○天文是陽地理是陰然各有陰陽天之晝是陽夜是陰日是陽月是陰地如高屬陽下屬陰平坦屬陽險阻屬陰東南屬陽西

北屬陰幽明便是陰陽○觀文察理以至知鬼神之情狀皆是言窮理之事直是要知得許多然後謂之窮理並語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伊川先生曰原究其始要考其終則可以見死生之理說經

○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為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為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暢潛道錄○原始要終故知

死生之說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便能要終知得死理若不

明得便雖千萬般安排著亦不濟事劉元承手編○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但窮得則自知死生之說不須將死生便

做一箇道理求入關語錄○夫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知生則知死矣能原始則能要終矣答謝岩雨疑難

橫渠先生曰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易謂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季路之問而不隱也並正蒙

龜山楊氏曰天地之間一氣而萬形一息而成古今達觀之士會物於一已通晝夜而知則雖死生之變恒矣

○又曰古之大學之道必先明天德知天德則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當自見矣是道也聖人詳言於易不必徇邪說而外求也與陸思仲書

屏山劉氏曰望室而知四隅者必超室表舉輿而知輕重者必在輿外游生死而知其終始者必踐形理也魂魄之變茫昧莫測豈可情識猜揣哉知之必有道也畏生死者未達也達者不畏焉不畏者猶未踐形也

流乎四勝之間何謂四勝或曰存亦樂亡亦樂是齊生死也或曰聚則有散則无是泯生死也或曰名立不朽没而愈光是輕生死也或曰安時俟命力不可為是任生死也齊泯輕任是四勝也簾窺壁聽騁歸未真姑立言廣意以勝之終為生死所囿昔夫子讀易三絕韋編於是原始要終知死生之說其於乾坤之蘊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狀如目辨蒼素手數竒耦也然當時弟子微言奧義問答多矣季路一發問夫子批之學者遂謂吾儒所急修已治人而已三綱五常而已身外之事何足預窮哉是知聽夫子之言而不知求夫子之心也死生亦大矣聖人豈忽之哉負手曳杖逍遙而歌往來之際湛然如此非平日有見焉不能也所以不切切言之者懼學者守易曉之空言而不聞至精至蹟之道也故曰

朝聞道夕死可矣是夫子雖不切切言之而常誨人以生死之大方也

屏山集

白雲郭氏曰在八則原形氣之始反形氣之終其死生之說尤為易知故

謂幽明之故

者以事理言至死生則可說者也

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聚而為有生之始也散而入无生之終也始終循環死生相續聚散之理也以八卦觀之一變者卦之始也謂之一世六變者卦之終也謂之游魂七變而反者卦體復也謂之歸魂始者生也終者死也反則死而復生故知此則知死生之說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原者推之於前反者要之於後

本義

○人未

死如何知得死之說只是原其始之理將後面摺轉來看便見得以此之有知彼之无○問反字如何曰推原

其始而反其終謂如方推原其始初却摺轉一摺來如

回頭之義是反回來觀其終也

並語錄

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康節先生曰精氣為物形也遊魂為變神也又曰精氣為物體也遊魂為變用也○鬼神者无形而有用其情狀可得而知也於用則可見之矣若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草木之枝葉華實顏色皆鬼神之所為也福善禍淫主之者誰邪聰明正直有之者誰邪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任之者誰邪皆鬼神之情狀也

並觀物外篇

伊川先生曰聚為精氣散為遊魂聚則為物散則為變觀

聚散則見鬼神之情狀萬物始終聚散而已鬼神造化之

功也

經說

○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无然不知无疑懼何也曰此只是自疑爾曰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

氣為物遊魂為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能知也須是於原  
字上用工夫或曰遊魂為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  
存者亡堅者腐更无物也鬼神之道只恁說與賢雖會得  
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劉元承手編○問易言知鬼神情狀果  
有情狀否曰有之又問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  
神便是造化也唐棣雜錄

橫渠先生曰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  
地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  
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申也反之為鬼以  
其歸也說易○又曰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  
則混然人不見其殊也形聚為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遊  
魂為變與所為變者對聚散存亡為文非如螢雀之化指  
前後身而為說也正蒙

龜山楊氏曰先王報本反始之義與夫觀而不薦渙

假有廟之象則聖人所以自盡其心者於是為至非深

知鬼神之情狀其孰能知之中庸解

上蔡謝氏曰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來

不息神也摧什歸根鬼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

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為神則神以為不神則不神矣知

死而致生之不智知死而致死之不仁聖人所以神而

明之也語錄

廣漢張氏曰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往

而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

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祀饗于廟曰鬼就人物而言聚而

生為神散而死為鬼又就一身而言魂氣為神體魄為

鬼凡六經所稱蓋不越是數端然一言以蔽之莫非造

化之迹而語其德則誠而已

南軒集

白雲郭氏曰萬物出於天地者也人與萬物皆一也由天地至精之氣鍾而為物物散而變則復於天地是鬼神之情狀雖極幽隱不過於人物聚散而已蓋可得而知也故文王之於易卦具天地而又具人位是人由天地精氣而生雖有參天地之道而无同天地之體也卦以用事而終窮而變亦猶鬼神也故人鬼之象與卦一也上言幽明之故天地也死生之說人也精氣遊魂鬼神也辨天地人鬼之理宜其同章先儒別鬼神於下章未詳其旨說易○易稱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夫鬼神之情狀不可得而知也聖人自无入有以觀之則所以為物者如此所以為變者亦如此也是鬼神之情狀可得而知也

中庸解

漢上朱氏曰乾兌金也震巽木也坎水離火也坤艮土也乾震坎艮陽也坤巽離兌陰也陰陽之精五行之氣氣聚為精精聚為物得乾為首得坤為腹得震為足得巽為股得坎為耳得離為目得艮為鼻得兌為口及其散也五行陰陽各還其本故魂陽反於天魄陰歸於地其生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陰陽轉續觸類成形其游魂為變乎物其狀也聚散其情也故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知此則知鬼神之情狀矣或曰太史公言儒者不言鬼神而言有物物與鬼神異乎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陽曰魂至於死也體魄降而魂氣升升則无不之也魄降而氣不化者物也今人行氣中或聞鬼哭或聞鬼呼其人逢之愕然忤視俄且化矣謂誠有是而

不知氣之不化者也謂鬼為物察之有不至也韓愈謂  
 鬼無聲形是也傳○氣聚為精精聚為物形始化曰魄  
 氣能動曰魂傳曰心之精爽是為魂魄子產曰人生始  
 化曰魄既生陽曰魂及其散也形散而魄散氣散而魂  
 散故季札曰魂氣則无不之也魄陰也魂陽也陰陽轉  
 續觸類成形聚者不能無散散者不能無聚屈伸相感  
 陰陽之變也神申也其氣聚而日息鬼歸也其氣散而  
 日消物其形也散其情也然則氣何從生乎曰太虛者  
 氣之本體人容形也動則聚而為氣靜則散為太虛動  
 靜聚散有形無形其鬼神之情狀乎太史公曰儒者不  
 言鬼神而言有物何也曰人之死也各反其根體魄陰  
 也故降而在下魂氣陽也故升而在上升則无不之矣  
 今也魄降而氣不化非物而何所以不化者物欲蔽之

也子產曰其用物也洪矣其取精也多矣故聖人死曰  
 神賢人死曰鬼衆人死曰物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  
 故五帝配上帝傳說上比列星賢人得其所歸衆人則  
 知富貴生而已其思慮不出於口腹之間衽席之上夸  
 張於世以自利焉物欲蔽之不能自反其初故謂之物  
 然物之乘間而出豈離乎五行哉五行即陰陽二端也  
 故管輅論杜伯如意宋無忌皆以五行推之叢說  
 新安朱氏曰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遊魄降  
 散而為變鬼之歸也本義○精氣為物是合精與氣而成  
 物精魂而氣魄也變則是魂魄相離雖獨說遊魂而不  
 言魄而離魄之意自可見矣○林安卿問精氣為物遊  
 魂為變曰此是兩箇合一箇離精氣合則魂魄凝結而  
 為物離則陽已散而陰無所歸故為變精氣為物精陰

也氣陽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仁陽也  
智陰也○問尹子解遊魂一句為鬼神如何曰此只是  
聚散聚而為物者神也散而為變者鬼也鬼神便有陰  
陽之分只於屈伸往來觀之橫渠說精氣自无而有遊  
魂自有而无其說亦分曉然精屬陰氣屬陽又自有錯  
綜底道理就一人之身將來橫看生便帶著箇死底道  
理人身雖是屬陽而體魄便屬陰及其死而屬陰又却  
是此氣便亦屬陽蓋死則魂氣上升而魄形下降古人  
說徂落二字極有義理便是謂魂魄徂者魂升於天落  
者魄降於地只就人身便亦是鬼神如祭祀求諸陽便  
是求其魂求諸陰便是求其魄祭義中宰我問鬼神一  
段說得好注解得亦好○問尹子鬼神情狀只是解遊  
魂為變一句即是將神字亦作鬼字看了程張說得甚

于茂

明白尹子親見伊川何以不知此義曰尹子見伊川晚  
又性質朴鈍想伊川亦不曾與它說並語○又曰精魄  
也日月之精氣魂也口鼻之嘘二者合而成物精虛魄降則  
氣散魂遊而無不之矣魄為鬼魂為神禮記有孔子答  
宰我之問正說此理甚詳雜書云魂人陽神也魄人陰  
神也亦可取橫渠上蔡論此亦詳○魂陽而魄陰故魂  
之盡曰散散而魄之盡曰降降而古人謂之徂落亦是  
此義今以聚而不散者為魄恐未然體魄是二物精氣  
為物猶言魂魄為體耳並答呂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伊川先生曰以幽明之故死生之理鬼神之情狀觀之則  
可以見天地之道易之義與天地之道相似故无差違相  
似謂同也經說

通志堂



橫渠先生曰如天地无私則於道不離然遺物而獨化又過乎大中之表也故下文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易說

上蔡謝氏曰或曰意必固我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矣荅曰然理上怎安得箇字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相似猶自是語錄

白雲郭氏曰自此別為一章論聖人之道至无方无體而終且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與天地相似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是以天地无違於聖人聖人亦无違於天地也或謂易與天地相似易非特相似而已相似者謂人道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生著立卦生爻三者準天地也自此以下言彌綸天地之道易與天地準天地无一物不體有違

於物則與天地不相似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此言易之時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上文言易之道與天地相似此言聖人之道與天地準也惟其人不違所以與天地相似若此心有外則與天地不相似矣此下數句皆是與天地相似之事也上文易與天地準下數句皆易與天地準之事也○此一句汎說下面知周乎萬物至道濟天下是細密底工夫知便直要周乎萬物无一物之遺道直要濟天下並語錄

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伊川先生曰義之所包知也其義周盡萬物之理其道足以濟天下故无過差經說○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便如槁木心便如死灰豈有直做牆壁木石而謂之道所

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  
 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  
 必有事焉今既如槁木死灰則却於何處有事呂與叔東見錄  
 橫渠先生曰未能周萬物則必有過過失也君子立法必  
 其智周天下之利害而其道又足以濟天下然後不過過  
 失也智周萬物道濟天下然後不錯若不如是或得於彼  
 則或失於此也天惟運動一氣鼓萬物而生无心以恤物  
 聖人則有憂患不得似天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聖人主天  
 地之物又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必也為之經營不可  
 以有愛付之无憂易說○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  
 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  
 不流不過者也正蒙○以有限之心止可求有限之事欲以  
 致博大之事則當以博大求之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

也經學理窟

白雲郭氏曰聖人以周物為知以濟天下為道未嘗私  
 一身而周濟之也故能與天地相似其道雖大而不為  
 過者以此上言與天地相似猶中庸所謂參天地也此  
 言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猶中庸所謂非自成己而  
 已也所以成物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性者萬物之一源知性則知天知天則知  
 物无非我者故智周乎萬物智周乎萬物而不知以道  
 濟天下則過矣惟智周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  
 言易之體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此聖人盡性之事也天地之道知仁而已  
 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知且仁則知而不  
 過矣本義○知周乎萬物便是知幽明生死鬼神之理○

問本義云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是如何  
曰此與後段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又自  
不同此以清濁言彼以動靜言智是先知得較虛故屬  
之天道濟天下則普濟萬物實惠及民故屬之地並語錄

旁行而不流

伊川先生曰旁通遠及而不流失正理說經

橫渠先生曰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說易

白雲郭氏曰聖人應天下之變一以易道而已故雖委

曲旁通而未嘗逐物流移適則用之過則棄之而已所

以和而不流也蓋亦曲能有誠之義說易

漢上朱氏曰道濟天下酬酢萬變其道旁行散徙流而

不反徇物而喪已亦過矣故道濟天下旁行而不流此

言易之用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旁行者行權之知也不流者守正之仁也

本義○問旁行而不流曰此小變而不失其大常然前後

却有故字又相對此一句突然易中自時有恁地處頗

難曉○知周萬物是體旁行是可與權乃推行處下面

樂天知命是自得處三節各說一理○旁行不流言其

道旁行而不流於偏也並語錄

樂天知命故不憂

明道先生曰樂天知命通上下而言之也聖人樂天則不

須言知命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無以為君

子是矣命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何庸斷之以命哉若

夫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仁者不憂樂天者也並劉絢師訓

○仁者在已何憂之有凡不在已逐物在外皆憂也樂天

知命故不憂此之謂也若顏子簞瓢在他人則憂而顏子

獨樂者仁而已

朱公揆問  
學拾遺

伊川先生曰順乎理樂天也安其分知命也順理安分故

无所憂

經說

橫渠先生曰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誠其仁

正蒙

白雲郭氏曰聖人不能无憂而此言不憂者蓋聖人之憂在道而其所不憂者在身樂天則无偽知命則无欲憂者偽欲之所生无偽无欲无適而非天則憂无自而至也此言天者孟子所謂知性則知天之天也此言命者孟子所謂有命焉之命也中庸言天命之謂性亦是道也故此言樂天知命說卦言窮理盡性至於命及中庸孟子之言其道皆一致中說竊聖人之言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其言似也其道非也且言樂天知命吾何憂雖未大失然其意以窮通為命矣至

言窮理盡性其失遠矣夫窮理盡性聖人之事非特去疑而已其與樂天知命相為終始未易以憂疑為辨也語曰知者不惑不惑則无疑矣况窮理盡性聖人之事乎聖人之无疑久矣至於盡己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又豈无疑而已哉文中子不明此務為心迹之說反覆其言不過於一身憂疑而止耳蓋不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以窮理盡性之說者也故區區於心迹之間終不能遺一身而觀之是之謂不知道

易說

漢上朱氏曰道之行否有命窮亦樂通亦樂不以天下累其心故不憂此言易之貞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既樂天理而又知天命故能无憂而其知

益深

本義

○問樂天知命云通上下言之又曰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某竊謂樂天知命便是說聖人曰此一

設亦未安樂天知命便是聖人異者謂與不知命無以  
為君子自別○旁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此兩句本  
皆是知之事蓋不流便是貞也不流是本旁行是應變  
處元本則不能應變能應變而无其本則流而入變詐  
矣細分之則旁行是知不流屬仁其實皆是知之事對  
下文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一句專說仁也並語錄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伊川先生曰安土安所上也敦乎仁存乎同也是以能愛

橫渠先生曰安土樂其所自生忠厚之道也說○安所遇

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樂天安

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並正蒙

白雲郭氏曰安土常人之情聖人之治因之而已固不

能從己之欲也能因其所安而安之而後可以敦乎仁

敦乎仁則愛道廣矣所謂仁者愛人也愛者好生之德

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安土者所遇而安也雖所遇而安亦未嘗

一日忘天下篤於仁者也故能愛此言易正而亨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隨處皆安而无一息之不仁故能不忘其

濟物之心而仁益篤蓋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故其

相為表裏如此義本○問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曰此是與

上文樂天知命對說樂天知命是知崇安土敦仁是禮

早安是隨所居而安在在處處皆安若自家不安何以

能愛敦只是篤厚去盡已私全是天理更无夾雜充足

盈滿方有箇敦厚之意只是仁而又仁敦厚於仁故能

愛惟安土敦仁則其愛自廣○安土者隨所寓而安若

自擇安處便只知有己不知有物也此厚於仁者之事  
故能愛也○安土敦乎仁故能愛聖人說仁是恁地說  
不似江西人說知覺相似此句說仁最密並語錄○又曰  
安土者隨所遇而安也敦乎仁者不失其天地生物之  
心也安土而敦乎仁則無適而非仁矣所以能愛也仁  
者樂山之意於此可見答何錫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  
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康節先生曰神者易之主也所以无方易者神之用也所  
以无體○又曰神无方而性有質並觀物外篇

明道先生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模範出一天地爾  
非在外也如此曲成萬物豈有遺哉○冬寒夏暑陰陽也  
所以運動變化者神也神无方故易无體若如或者別

一天謂人不可以包天則有方矣是二本也並劉宗師訓

伊川先生曰範圍俗語謂之模量模量天地之運化  
過差委曲成就萬物之理而无遺失通晝夜闔闢屈伸之  
道而知其所以然如此則得天地之妙用知道德之本源  
所以見至神之妙无有方所而易之準道无有形體經說○  
範圍天地之化天本廓然无窮但人以目力所及見其寒  
暑之序日月之行立此規模以窺測它天地之化不是天  
地之化其體有如城郭之類都盛其氣假使言日升降於  
三萬里不可道三萬里外更无物又如言天地升降於八  
萬里中不可道八萬里外天地盡學者要默體天地之化  
如此言之甚與天地不相似其卒必有窒礙入關語錄○通乎  
晝夜之道而知晝夜死生之道也暢潛道錄  
橫渠先生曰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其神又不能

知夫化矣大抵過則不是著有則是著无聖人自不言有  
无諸子乃以有<sub>子云</sub>无爲說說有<sub>子云</sub>无斯言之陋也在易則惟曰  
神神則可以兼統○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不偏滯於晝夜  
之道故曰通知○神无方而易无體繫辭言易大槩是語  
易書制作之意其言易无體之類則是天易也神易雖是  
一事方與體雖是一義以其不測故言无方以其生生故  
言无體然則易近於化並易說○毋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  
之化○大人者有容物无去物有愛物无徇物天之道然  
天以直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  
矣○義以反經爲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爲深化行則顯  
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无體義入  
神則无方○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无  
方體一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不

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體不偏滯  
乃可謂无方无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也若道則兼體  
而无累也以其兼體故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不測又曰  
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  
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異名爾○大率知  
晝夜陰陽則能一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  
欲直語太虚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  
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末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  
能更語真際合真際而談鬼神妄也○晝夜者天之一息  
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  
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  
交爲春萬物糅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神无方易无  
體大且一而已爾並王蒙

廣平游氏曰範之使有常則日月无薄食陵谷无遷易  
四時常若風雨常均若此者範之者也圍之使无踰則  
春无淒風秋无苦雨冬无愆陽夏无伏陰若此者圍之  
者也○或曰伊川序易曰隨時變易以從道然則易與  
道為二乎曰神无方而易无體易者道之用也既已涉  
於用矣且得无從乎惟其變易而不離於道斯可名於  
无體矣若春作夏長秋斂冬藏皆神之所為也神之所  
為異於人為者以其從道而已此四時之所以不忒也  
老子曰道法自然亦即人所見以明道也先生之意正  
欲使學易者知變易之必從道則用不詭於易矣並易說  
廣漢張氏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此言聖人事  
而結之以神无方而易无體亦猶中庸述仲尼之德而

結之以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神无方言其妙萬物而  
无不在也易无體言其變易而不窮也聖人之功用是  
乃神之无方易之无體者也蓋與之无間矣南軒集○又  
曰天地之化陰陽之氣也萬物陰陽之形也晝夜陰陽  
之理也此三者不外乎陰陽惟易則能陰能陽故无體  
神則陰陽不測故无方聖人盡神易之道故於天地之  
化能範圍之萬物能曲成之晝夜之道能通之會通  
龜山楊氏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則人鬼死生當源源  
自見初无二致也故問事鬼神告以事人問死告以知  
生所以發乎子路之問而不隱也蓋聖人之言常近矣  
探索之則蹟隱存焉語解○中以形道之體和以顯道之  
用致中則範圍而不過致和則曲成而不遺中庸解  
白雲郭氏曰聖人以一人之身固不能範圍天地之化



然所謂範圍者為之有制而已天地之化有時而過者在彼聖人範圍之制无傷財害民之失則所過在彼而制其過者在聖人是猶泰所謂財成天地之道也曲成萬物而不遺者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生成而无天傷无所遺焉所謂輔相天地之宜也易言晝夜之道最為難明夫幽明隱顯也晝夜之道非幽明之故也昏極則生晝明極則生夜猶陰之生陽柔之變剛動極而靜皆有道以運之而變於是乎生變者有象運者无形由有象則可以知无形由晝夜陰陽剛柔動靜則可以知道故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乎晝夜則陰陽剛柔其類舉可知也以人事言之則盛衰治亂進退存亡得喪孰非晝夜之道乎故有範圍之道以參天地有曲成之道以育萬物通乎晝夜之道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矣非聖人極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先儒或以範圍為犯違誤矣○經言神易道聖人凡有四者之異且神无自神其在道則道之神也在易則易之神也在聖人則聖人之神也神寓於道易聖人而道易聖人各有其名不謂之神此神所以无方也易有體者書也書之為體者卦象也書以卦象為體卦象未立而是道具有及其既立則曰卦也曰象也不得復謂之易如此則易為无體矣然聖人範圍曲成通乎晝夜豈无自而能然哉蓋用易无體之道以盡无方之神而後能之也如是則神也易也託聖人以為方體耳故以是終之並易論漢上朱氏曰範圍者防範之所圍夫子所謂矩莊周所謂大方天地之化者氣也氣之推移一息不留故謂之化善養其氣者大配天地不違也不過也不流也雖憂

樂以天下而適乎大中至正之矩故不過不過者不過乎中也橫渠謂非也絕物而獨化是也此言易之中正也不過故能盡己之性能盡己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曲成者順萬物之理成之者非一方也天之生物也直聖人相天而曲成之不害其為直此言中正之成物也曲成萬物而不遺乃能无一物不體與天地相似與時偕行矣晝夜者陰陽也推乎晝夜陰陽之道而通之則知幽明知死生知鬼神非盡已之性盡物之性者不能也故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陰陽兩也兩者合一而不測者神也不測則无方剛柔雜居而相易者用也相易則无

禮易

新安朱氏曰此聖人至命之事也範如鑄金之有模範匡郭也天地之化无窮而聖人之化不過於中

道所謂裁成者也通猶兼也晝夜即幽明生死鬼神之謂如此然後可見至神之妙无有方所易之變化无有形體也本義○問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曰天地之化滔滔無窮如一爐金汁鎔化不息聖人則為之鑄瀉成器使入模範匡郭不使過於中道也曲成萬物而不遺此又是就事物之分量形質隨其大小闊狹長短方圓无不各成就此物之理无有遺闕範圍天地是極其大而言曲成萬物是極其小而言範圍如大德敦化曲成如小德川流○問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如天之生物至秋而成聖人則為之斂藏人之生也欲動情勝聖人則為之教化防範此皆是範圍而使之不過之事否曰範圍之事闊大此亦其一事也今且就身上看如何或曰如視聽言動皆當存養使不過差此便是否曰事事物物

物無非天地之化皆當有以範圍之就喜怒哀樂而言  
 喜所當喜怒所當怒之類皆範圍也能範圍之不過曲  
 成之不遺方始見得這神无方易无體若範圍有不盡  
 曲成有所遺神便有方易便有體矣○通乎晝夜之道  
 而知既曰通又曰知似不可曉然通是兼通若通晝不  
 通夜通生不通死便是不知便是神有方易有體了○  
 通字只是兼乎晝夜之道而知其所以然大抵此一章  
 自易與天地準以下只是言箇陰陽仁者見之謂之仁  
 仁亦屬陽知者見之謂之知知亦屬陰此就人氣質有  
 偏處分陰陽如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便於造化流行處  
 分陰陽○神无方而易无體神便是忽然在陰又忽然  
 在陽底易便是或為陰或為陽如為春又為夏為秋又  
 為冬交錯代換而不可以形體拘也○神自是无方易

自是无體方是四方上下神却或在此或在彼故云无  
 方易无體者或自陰而陽或自陽而陰无確定底故云  
 无體自與那其體則謂之易不同各自是說一箇道理  
 若恁地滾將來說少間都說不去它那箇是說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這只是說箇陰陽動靜闢  
 闔剛柔消長不著這七八箇字說不了若喚做易只一  
 字便了易是變易陰陽无一日不變无一時不變莊子  
 分明說易以道陰陽要看易須當恁地看事物都是那  
 陰陽做出來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或問範圍天地伊川訓為模量何也荅曰  
 只緣天地无外易說

右第四章

新安朱氏本義曰此章言  
 易道之大聖人之用如此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七十一

後學成德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

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濂溪先生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

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

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書通

康節先生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無聲无形不可得而見

者也故假道路之道而為名人之有行必由乎道一陰一

陽天地之道也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者也觀物外篇

明道先生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

陽道也如一闔一闢之謂變謝顯道錄○天只是以生為道繼此

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長萬

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却待他萬物自成其一作甚性須得○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也知者又看做知了也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矣此箇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並呂與叔東見錄○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之道也繼之者善也出道則有用元者善之長也成之者却只是性各正性命者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如此則亦无始亦无終亦无因甚有亦无因甚无亦无有處有亦无無處劉絢所錄○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无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木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

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无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无加損焉李籲所錄伊川先生曰道者一陰一陽也動靜无端陰陽无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動靜相因而成變化順繼此道則為善也成之在人則謂之性也在眾人則不能識隨其所知故仁者謂之仁知者謂之知百姓則由之而不知故君子之道人鮮克知也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理固深說則无可說所以陰陽者道既曰氣則便是一作有二言開闔便是感既二則便有感所以開闔者道開闔便是陰陽老氏言虛而

生氣非也陰陽開闔本无先後不可道今日有陰明日有陽如人言形影蓋形影一時不可言今日有形明日有影有便齊有○離了陰陽更无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則是密也○止於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无可得名且以至善目之繼之者善此言善却言得輕但謂繼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之惡並入關語錄

橫渠先生曰一陰一陽是道也能繼繼體此而不已者善也善之猶言能繼此者也其成就之者則必俟見性是之謂聖仁者不已其仁始謂之仁知者不已其知方謂之知此是致曲曲能有誠也誠則有變化必仁智會合乃為聖人也前謂聖人者於一節上成性也夷惠所以亦得稱聖人然行在一節而已百姓日用而不知蓋所用莫非在道

飲食男女皆性也但已不自察由且至暮凡百舉動莫不感而不之知今失心又不求感又不求所以醉而生夢而死者衆也○言繼繼不已者善也其成就者性也仁智各以成性猶仁禮以成性○勉勉而不息可謂善成而存存在乎性仁知見之所謂曲能有誠者也不能見道其仁知終非性之有也○性未成則善惡混故疊疊而繼善者斯為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正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名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聞見不足以為已有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心各有本性始為已有苟未見性須當勉勉今學者既知趨向殊不費力何謂不勉勉○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並易說○所謂勉勉者謂繼之

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繼不已乃善而能至於成性也經學理窟  
廣平游氏曰孔子之言性有以其本言之者若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也有以人所見言之者若性相近習相遠是也孟子亦然其道性善深探其本也其曰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始據人所言而語之也是以當時學者不能無疑夫道未始有名感於物而出則善之名立矣託於物而生則性之名立矣善者性之德故莊子曰物得以生謂之德性者善之資也故莊子曰形體保神謂之性蓋道之在天地則播五行於四時百物生焉无非善者也无惡也故曰繼之者善也道之在人則出作而入息渴飲而飢食性者无妄也苟得其性之本然反身而誠則天地萬物之理得而道自我成矣故曰成之者性也惟其同出於

一氣而氣之所值有全有偏有邪有正有碎有駁有厚有薄然後有上知下愚中人之不同也解

龜山楊氏曰仲素問橫渠曰氣質之性如何曰人所資稟固有不同者若論其本則无不善蓋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无不善而人則受之以生故也然而善者其常也亦有時而惡矣猶人之生也氣得其和則為安樂人及其有疾也以氣不和而然也然氣不和非其常治之而使其和則反常矣其常者性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橫渠說氣質之性亦云人之性有剛柔緩急強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性然也今夫水清者其常然也至於汨濁則泥沙混之矣沙泥既去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於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其澄濁而水清之義歟

餘杭語錄○橫渠言性未成則善惡混疊疊而繼善者斯為善

五下六十二  
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三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伯思  
疑此以問公曰不知橫渠因何如此說據此說於易之  
文亦自不通却令伯思說伯思言善與性皆當就人言  
繼之為說如子繼父成乃无所虧之名矣若非人即不  
能繼而成之曰不獨指人言萬物得陰陽而生皆可言  
繼之者善亦有多般如乾之四德有仁義禮智之不同  
後人以配四時若如四時則春固不可為秋冬固不可  
為夏其實皆善也元者特善之長也固出於道故曰繼  
之者善性則具足圓成本无虧欠要成此道除是性也  
今或以萬物之性為不足以成之蓋不知萬物所以賦  
得偏者自其氣稟之異非性之偏也孔子曰天地之性  
人為貴人之性特貴於萬物耳何嘗與物是兩般性蕭山  
語錄○又曰繼之者善无間也成之者性无虧也○道者

民所日用故可使由之以其日用而不知故不可使知  
之世儒以謂民可使由之而已不可使知之務為智術  
籠天下之愚而役之失其旨矣語解

廣漢張氏曰近玩味已發未發於日用間甚覺顯煥周  
子誠通誠復之說極有理也伯逢書來亦說及善不足  
以明之之說某所答曾見否大抵當時知言中如此說  
要形容人生而靜以上事却似有病故程子云天命之  
謂性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  
凡人說性只是說得繼之者善也斯言最為盡之蓋性  
之淵源惟善可得而名之耳晦叔意如何數日來看龜  
山集乃知前輩所造如龜山輩未易輕議也答吳晦叔書

白雲郭氏曰繫辭言道此章為甚著蓋惟道兼統三才  
三才不過二象陰陽是也天地人皆具陰陽故六是之



謂一陰一陽之道也繼之者有自然之善成之者有在  
 人之性大其性者於此成其大小其性者於此成其小  
 仁者見其仁而得之謂道為仁知者見其知而得之謂  
 道為知故自古聖賢雖各有得而未嘗同者其性之所  
 成異故也然謂仁知非道則不可也特非道之大全耳  
 仁者知者猶有見而得之斯民之愚又日用而不知矣  
 凡日用而順成者皆道也百姓不知有道故性之所成  
 者鮮此聖人所以明之也明之則天下後世皆知其一  
 陰一陽為具三才之道繼之者有善而成之在人使仁  
 知不為獨見之異百姓用而知之此聖人明道之意也  
 然則聖人何如其明也包犧以八卦文王以六十四孔  
 子以彖象繫辭是已故易之為書所以明易之道也易  
 之道三才之道也三才之道一陰一陽之道也一陰一

陽之道道之大全也道之大全天得之而天地得之而  
 地人得之而人又成於性者有仁知聖賢之異道盡於  
 斯矣然經自成之者性之後主人事而言其言繼之者  
 善則與道同體不獨在人之善矣經所謂易簡之善配  
 至德之善也能充孟子性善之說則可以明此為善惡  
 論者不知有此也此善天道也天道无不誠故至善存  
 焉中庸論誠首言天命之謂性孟子良心赤子之心與  
 性善之說雖本諸此又加詳焉易說  
 漢上朱氏曰知易无方則知易无體知易无體則知一  
 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在天日月之行也晝夜之經  
 也寒暑之運也在人屈伸也動靜也語默也推而行之  
 故以是名之為道知一陰一陽之道則繼之而不已者  
 善也君子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疊疊焉孜孜

焉不敢須臾舍也夫性无有不善不善非天地之性剛  
柔之氣或得之偏乃有不善有不善然後善之名立善  
不善相形而後命之也善反其初者不善盡去則善名  
亦亡故舍曰善而成之者性也性自成也豈人為哉性  
即天地也所謂誠也仁者見其道濟天下得易之體也  
故謂之仁智者見其旁行而不流得易之用也故謂之  
智百姓習焉而不察行之而不著故日用而不知君子  
之道仁智合體用一兼體陰陽而无累通乎晝夜之道  
而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君子者具仁智之成名得道之  
大全者也傳易○仁者見其靜則謂之仁智者見其動則  
謂之智君子之道則合仁與智叢說  
新安朱氏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道具  
於陰而行乎陽繼言其發也善謂化育之功陽之事也

成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  
道也陰之事也周子程子之書言之備矣○仁陽知陰  
各得是道之一隅故隨其所見而目為全體也日用不  
知則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者又其每下者也然亦莫不  
有是道焉或曰上章以知屬乎天仁屬乎地與此不同  
何也曰彼以清濁言此以動靜言並本○問陰陽何以謂  
之道曰當離合看○道須是合理與氣看理是虛底物  
事无那氣質則此理无安頓處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  
這便兼理與氣而言陰陽氣也一陰一陽則是理矣猶  
言一闔一闢謂之變闔闢非變也一闔一闢則是變也  
蓋陰陽非道所以陰陽者道也橫渠言由氣化有道之  
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意亦以虛為理然虛却不可謂  
之理理則虛爾亦猶敬則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

問本義云道具於陰而行乎陽竊意道之大體云云是則動靜无端陰陽无始要之造化之初必始於靜曰既曰无端无始如何又始於靜看來只是一箇實理動則為陽靜則為陰今之所謂動者便是前面靜底末梢其實靜前又動動前又靜只管推上去更无了期所以只得從這處說起○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曰以一日言之則晝陽而夜陰以一月言之則望前為陽望後為陰以一歲言之則春夏為陽秋冬為陰從古至今恁地滾將去只是箇陰陽是孰使之然哉乃道也從此向下又分兩脚此氣之動為人物渾是一箇道理故人未生以前此理本善所以謂繼之者善此則屬陽氣質既定為人為物所以謂成之者性此則屬陰○一陰一陽此是天

化各正性命此成之者性也這一段是說天地生成萬物之意不是說人性上事○就人身言之道是吾心繼之者善是吾心發見惻隱羞惡之類成之者性是吾心之理所以為仁義禮智是也○天地之間无往而非陰陽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皆是陰陽之理至如揮扇便屬陽任扇便屬陰莫不有陰陽之理繼之者善是陽成之者性是陰陰陽只是此陰陽但言之不同如二氣迭運此兩相為用不能相無者也至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則又自夫剛柔善惡而推之以言其德之異耳繼之者善是已發之理成之者性是未發之理自其接續流行而言故謂之已發以賦受成性而言則謂之未發及其在人則未發者固是性而其所發亦只是善凡此等處皆須各隨文義所在變通而觀之才拘泥便相梗說不

行譬如觀山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也○問孟子只言性善繫辭却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如此則性與善却是二事曰一陰一陽是總名繼之者善是二氣五行事成之者性是氣化已後事○流行造化處是善凝成於我者即是性繼是接續絲絲不息之意成是凝成有主之意○繼之者善也元亨是氣之方行而未著於物也是上一截事成之者性也利貞是氣之結成一物也是下一截事○繼之者善方是天理流行之初人物所資以始成之者性則此理各自有箇安頓處故為人爲物或昏或明方是定若是夫有形質則此性是天地之理如何把做人物之性得○問繼善成性是道是器曰繼之成之是器善與性是道○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

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離也○或問成之者性曰性如寶珠氣質如水水有清有汙故珠或全見或半見或不見又問先生嘗說性是理本无是物若譬之寶珠則却有是物曰譬喻无十分親切底○問仁者見之至鮮矣曰此言萬物各具是性但氣稟不同各以其性之所近者窺之故仁者只見得他發生流動處便以爲仁智者只見得他貞靜處便以爲智下此一等百姓日用之間習矣而不察所以君子之道鮮矣並語錄○又曰繼之者善云者造化流行萬物方資以始而未實也成之者性云者物生已實造化與物各藏其用而无所爲也

答張洽書

東萊呂氏曰太極圖義曰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動而生陽誠之通也

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靜而生陰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圖義以動而生陽為繼之者善靜而生陰為成之者性恐有分截之病通書止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耳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却自渾全答朱侍講質疑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康節先生曰若日月之照臨四時之成歲是顯諸仁也不

知其所以然是藏諸用也○顯諸仁藏諸用孟子善藏其

用者乎並觀物外篇

明道先生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人也故不得

无憂天則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者也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運行之跡生育之功顯諸仁也神妙无方變

化无跡藏諸用也天地不與聖人同憂天地不宰聖人有

心也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為經說○和靖云見

王信伯云昔時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之意與張思

叔思叔對曰堯舜其猶病諸後因侍伊川伊川問鼓萬物

而不與聖人同憂如何說則對以思叔之語伊川曰不然

天地以无心故不憂聖人致有為之事故憂呂堅中記尹和靖語○鼓

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有為之功天地不宰之功游氏拾遺

○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天與人異處聖人有不

能為天之所為處呂與叔東見錄○天理鼓動萬物如此聖人循天

理而欲萬物同之所以有憂患游定夫所錄

橫渠先生曰非神不能顯諸仁非知不能藏諸用○老子

言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此是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為

芻狗此則異矣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則何

意於仁鼓萬物而已聖人則仁耳此其為能弘道也○天

不能皆生善人政以天无意也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聖人之於天下法則无不善也然古者治世多而後世不  
治何也徒見文字所記自唐虞以上幾治幾亂須歸之  
運數有大運有小運故孟子曰天之生民久矣一治一亂  
○繫之為言或說天或說人卒歸一道蓋不異術故其參  
錯而理則同也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則於是分出人  
之道不可混天鼓萬物而與聖人同憂此言天德之至也  
與天同憂樂垂法於後世雖是聖人之事亦猶聖人之末  
流耳○神則不屈无復回易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  
此直謂天也天则无心神故可以不詘聖人則豈忘思慮  
憂患雖聖人耳焉得遂欲如天之神庸不害於其事聖  
人苟不用思慮憂患以經世則何用聖人天治自足矣○  
聖人所以有憂者聖人之仁也不可以憂言者天也蓋聖

人成能所以異於天地並易說○鼓萬而不與聖人同憂天  
道也聖不可知也无心之妙非有心所及也正蒙○聖人无  
隱者也聖人天也天隱乎及有得處便若日月有明容光  
必照焉但通得處則到只恐深厚人有所不能見處以顏  
子觀孔子猶有看不盡處所謂顯諸仁藏諸用者不謂以  
用藏之但人不能見也經學理窟○**已上條補**

白雲郭氏曰此章明易與聖人之同用且易之道无體  
故隱顯无常當用則顯諸仁已用則藏諸用顯也藏也  
皆有所託故知易之无體也方其用也雖鼓動萬物使  
之化育而无道不行之憂是不與聖人同憂矣說易  
漢上朱氏曰天道之行雷霆風雨日月寒暑剛柔相摩  
萬物變化顯諸仁也雷霆之所以鼓風雨之所以潤日  
月寒暑之所以運行莫知其然而然藏諸用也天理自

動萬物聽之鼓萬物也此天道无心之妙猶不與聖人同憂者蓋聖人有相之道不以其所可憂者而同乎无憂謂以配天地立人道者存乎已易之道是已傳新安朱氏曰顯自内而外也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藏自外而内也用謂機緘之妙業之本也程子曰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為本○顯諸仁藏諸用二句只是一事顯諸仁是可見底便是繼之者善也藏諸用是不可見底便是成之者性也藏諸用是顯諸仁底骨子正如說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張文定公說事未判屬陽已判屬陰亦是此意顯諸仁藏諸用亦如元亨利貞元亨是發用流行處利貞便是流行底骨子○顯諸仁德之所以盛藏諸用業之所以成譬如一樹一根生許多枝葉花實此是顯諸仁處及至結實一核成一箇

種子此是藏諸用處○道家脩養有納甲之法皆只用乾坤艮巽震兌六卦流行運用而不用坎離坎離便是那六卦流行底骨子所以流行運用者只流行此坎離而已便是顯諸仁藏諸用之說顯諸仁是流行發見處藏諸用是流行發見底物正如以穀喻仁是藏諸用也及發為親親仁民愛物一事又各自成一仁顯諸仁是用底迹藏諸用是仁底心○問本義云顯者陽之仁也德之發也藏者陰之知也業之成也案此問是據未定本竊意以為天地之理動而陽則萬物之發生者皆其仁之顯著靜而陰則其用藏而不可見其顯諸仁則是德之發見其藏諸用則萬物各得以為性是業之成也曰不如此這處極微難說又曰顯諸仁易說藏諸用極難說這用字如橫渠說一故神神字用字一樣顯諸仁如春生夏長

發生彰著可見者藏諸用是所以生長者藏在裏面而不可見又這箇有作先後說處如元亨利貞之類有作表裏說處便是這裏又曰元亨利貞也可作表裏說所謂流行者別无物事只是流行這箇又曰譬之仁發出來便是惻隱之心便是顯諸仁仁便是藏諸用惻隱之心方是流行處到得親親仁民愛物方是成就處但盛德便屬之顯諸仁大業便屬之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言造化之理如聖人則只是人安得而无憂○天地造化是自然聖人雖生知安行然畢竟是有心去做所以說不與聖人同憂○明道兩句最好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為无心便是不憂成化便是鼓萬物天地鼓萬物亦何嘗有心來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顯諸仁者此理无所不在視聽言動之間

以至於風雨霜露庶物露生風霆流形无非教者是之謂顯是无非仁即此便是與義故曰藏諸用麗澤論說

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伊川先生曰天地聖人之盛德大業可謂至矣富有濔博

也日新无窮也經說○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

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无所進

退以其所造者極也暢潛道錄○問日新有進意抑只是无弊意

曰有進意學者求有益須是日新楊遵道錄○日新之謂盛德生

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要思而得之劉鈞師訓

橫渠先生曰富有廣大不禦之盛歟日新悠久无疆之道

與富有者大无外也日新者久无窮也顯其聚也隱其散

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盪所以妙乎神日

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非盛德日



新惟日新是謂盛德義理一貫然後日新易說

白雲郭氏曰易有盛德大業聖人用易之道亦見於德業故盛德大業不獨主聖人言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易之盛德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此易之大業也然富有則无外无外大之至也聖人用此故有可大之業日新則无窮无窮則久聖人用此故有可久之德也前言易道之不與聖人同憂者此言其所同者德業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聖人盛德大業豈不至矣哉橫渠曰富有者大而无外也日新者久而无窮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盛德大業至矣哉是贊歎上面顯諸仁藏諸用○盛德大業以下都是說易之理非指聖人而言○先說箇富有方始說日新此與說宇宙相似先是有

這物事了方始相連相續去自富有至效法是說其如此用處却在那極數知來與通變上面蓋說上面許多道理要做這用○生生不已所謂日新也萬物无不具此理所謂富有也並語錄

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康節先生曰任我則情情則蔽蔽則昏矣因物則性性則神神則明矣潛天潛地不行而至不為陰陽所攝者神也御物外篇

明道先生曰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劉絢師訓○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為易乎○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无以見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

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並劉綯所錄

伊川先生曰生生相續變易而不窮也乾始物而有象坤成物而體備法象著矣推數可以知來通變不窮事之理也天下之有不離乎陰陽惟神也莫知其鄉不測其為剛柔動靜也經說○天地陰陽其勢高下甚相背然必相須而為用也有陰便有陽有陽便有陰有一便有二纔有一二便有一二之間便是三已往便無窮老子亦言三生萬物此是生生之謂易理自然如此附劉元承手編○生生之謂易是之所以為道呂與叔東見錄○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晁氏答語○仲尼於論語中未嘗說神字只於易中不得已言數處而已入關語錄

橫渠先生曰生生猶言進進也○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能通其變而措於民聖人之事業也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此章先明易與乾坤體用後言聖人之效法且自易而生乾坤自乾坤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而後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所謂生生之謂易也自易之生乾為成象之始坤則效法於乾此乾坤之義也能盡天下之數以前知者易之占也通其變而周流無窮者易之事也惟神无方无乎不在故以陰陽不測言之此論易與乾坤之體以及於不可知之神皆體也自此而下易與乾坤之用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陽生陰陰生陽陽復生陰陰復生陽生生不窮如環无端此之謂易太極不動則含兩儀動而生

陽一太極兩儀而成象此天所以三也靜而生陰陰配  
於陽猶形之有影故兩剛柔男女而效之法此地所以  
兩也成象者健也此之謂乾效法者順也此之謂坤天  
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極天地之數而吉凶之變可以  
前知此之謂占窮則變變則有術以通之此之謂事陰  
陽變化不可測度此之謂神是道也在聖人爲德業在  
天地之用爲易簡在易爲乾坤爲占爲神以兩言該之  
曰仁智以一言該之曰道其實一也傳○易之乾坤分  
陰分陽迭用柔剛上下不居周流六虛蓋象乎帝也故  
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叢說  
新安朱氏曰陰生陽陽生陰其變无穷理與書皆然也  
○效呈也法謂造化之詳密而可見者○占筮也事之  
未定者屬乎陽也事行事也占之已決者屬乎陰也極

數知來所以通事之變張忠定公言公事有陰陽意蓋  
如此○張子曰兩在故不測並本○既說盛德大業又說  
他只管恁地生去所以接之以生生之謂易是漸漸說  
入易上去乾只略成一箇形象坤便都呈見出許多法  
來到坤處都細了萬法一齊出見效字如效順效忠效  
力之效極數知來之謂占占出這事人便依他這箇做  
便是通變之謂事看來聖人到這處便說在占上去則  
此書分明是要占矣陰陽不測之謂神是總結這一段  
不測者是在這裏又在那裏便是這一箇物事走來走  
去无處不在六十四卦都說了這又說三百八十四爻  
許多變化只是這一箇物事周流其間○至之曰正義  
謂易者變化之總號代換之殊稱乃陰陽二氣生生不  
息之理竊見此數語亦說得好曰某以爲易字有二義

有交易有變易先天圖一邊本都是陽一邊本都是陰  
 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便是陽往交易陰陰來交易陽兩  
 邊各各相對其實非此往彼來只是其象如此然聖人  
 當初亦不恁地思量只是畫一箇陽一箇陰每箇便生  
 兩箇就一箇陽上又生一箇陽一箇陰就一箇陰上又  
 生一箇陰一箇陽只管恁地去自一為二二為四四為  
 八八為十六十六為三十二三十二為六十四既成箇  
 物事便自然如此齊整皆是天地本然之妙元如此但  
 略假聖人手畫出來○問易有交易變易之義如何曰  
 交易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是卦圖上底如天地定位  
 山澤通氣云云是也變易是陽變陰陰變陽老陽變為  
 少陰老陰變為少陽此是占筮之法如晝夜寒暑屈伸  
 往來者是也○問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陰陽不

測之謂神要思而得之明道提此三句說意是如何曰  
 此三句也是緊要須是看得本分方得問德是得於己  
 底業是發出來底德便是本生生之謂易便是體成象  
 之謂乾效法之謂坤便只是裏面交藉底曰乾坤其易  
 之縕易是一塊乾坤是在裏面往來底聖人作易便是  
 如此又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便是妙用處曰便是包括  
 許多道理○成象之謂乾此造化方有些顯露處效法  
 之謂坤以法言之則大段詳密矣效字難看如效力效  
 誠之效有陳獻底意思乾坤只是理理本无心自人而  
 觀猶必待乾之成象而後坤能效法然理自如此本无  
 相待且如四時亦只是自然迭運春夏生物初不道要  
 秋冬成之秋冬成物又不道成就春夏之所生皆是理  
 之所必然者爾○成象效法依舊只是陰陽凡屬陽底

便是只有箇象而已象是方做未成形之意已成便屬陰成象謂如日月星辰在天亦无箇實形只是箇懸象如此乾便略坤便詳效如陳效之效法是有一成已定之物可以形狀見者如條法亦是實有已成之法○效呈也如曲禮效大者左牽之之效蓋乾只是成得大象坤便呈出那法來○效法則效其形法而可見者也並語錄東萊呂氏曰理會得生生之謂易便理會得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蓋生是新鮮變動之意易說○又曰生生不窮者則未嘗亡也散則氣耳麗澤論說

右第五章

新安朱氏本義曰此章言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於陰陽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伊川先生曰易道廣大推遠則无窮近言則安靜而正天

地之間萬物之理无有不同

經說

白雲郭氏曰易道廣大彌綸天地故遠不可禦而无不及近无所遺皆靜而正天地之間或道或事在人在物无不備於斯此易道之用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廣者坤也大者乾也以言乎遠者變動也入於无形莫之能禦也以言乎邇者不變者也靜而守正一天下之動者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則乾坤合德剛柔有體變與不變互相推盪而萬物備矣廣矣大矣備矣所謂富有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不禦言无盡靜而正言即物而理存備言无所不有本義○夫易廣矣大矣至靜而正是无大无小无物不包然當體便各具此道理靜而正須著工夫看又曰未動時便都有此道理都是真實所以下箇正字

○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靜而正謂觸處皆見有此道不待安排不待措置雖至小至近至鄙至陋之事無不見有隨處皆見足無所欠闕只觀之人身便見並語錄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康節先生曰夫一動一靜者天地之至妙者歟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歟是故知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无轍迹也觀物內篇

明道先生曰乾陽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專其動也直遂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也不靜則不柔其靜也翕翕其動也闢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乾靜也專動也直專專一也直直易也惟其

專直故其生物之功大坤靜翕動闢坤體動則開應乾開闢而廣生萬物經說

白雲郭氏曰乾為陽主動坤為陰主靜一於動則不能生大无其體也一於靜則不能生廣无其用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靜專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動直也坤之含弘靜翕也光大動闢也故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此廣大所由以生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夫乾之靜以一陽藏於二陰之中陰不能撓故專及其動也九變為六依坤而行故直坤之靜也以一陰藏於二陽之中隨陽而入故翕及其動也六變而九從乾而出故闢直則自遂闢則寔昌大生者通乎形外廣生者用止乎形此廣大之辨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乾坤各有動靜於其四德見之靜體而動

用靜別而動交也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  
 虛故以量言而曰廣蓋天之形雖包於地之外而其氣  
 常行乎地之中也易之所以廣大者以此義本○乾靜專  
 動直而大生坤靜翕動闢而廣生這說陰陽體性如此  
 卦畫也髣髴似恁地○乾坤二卦觀之亦可見乾畫奇  
 便見得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坤畫耦便見得其靜也翕  
 其動也闢○天體大是以大生焉地體虛是以廣生焉  
 廣有虛之義如河廣漢廣之廣○問本義云乾一而實  
 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曰此兩  
 句解得極分曉蓋曰以形言之則天包地外地在天中  
 所以說天之質大以理與氣言之則地却包著天大之  
 氣却盡在地之中地盡承受得那天之氣所以說地之  
 量廣天只是一箇物事一故實從裏面便實出來流行

發生只是一箇物事所以說乾一而實地雖是堅實然  
 却虛所以天之氣流行乎地之中皆從地裏發出來所  
 以說坤二而虛○問陰耦陽奇就天地之實形上看如  
 何見得曰天是一箇渾淪底物雖包乎地之外而氣則  
 迸出乎地之中地雖一塊物在天之中其中實虛容得  
 天之氣迸上來繫辭云乾靜也專動也直是以大生焉  
 坤靜也翕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大生是渾淪无所不包  
 廣生是廣闊能容受得那天之氣專直則只是一物直  
 去翕闢則是兩箇翕則闢闢則開此奇耦之形也又曰  
 陰偏只是一半兩箇方做得一箇○其靜也翕其動也  
 闢地到冬間氣都翕聚不開至春則天氣下入地地氣  
 開以迎之並語錄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

德

伊川先生曰廣大天地之功也變通四時之運也一陰一陽日月之行也乾坤易簡之功乃至善之德也說經橫渠先生曰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說易

白雲郭氏曰乾坤之廣大足以配天地其變通足以配四時其為陰陽之義足以配日月其易簡之善足以配至德至德主聖人中庸之德而言盡中庸人道之至德則可久之德可大之業皆至德也配者非乾坤不足於是四者而曰配也以言乾坤之一足以配其全德則天地四時日月至德皆為乾坤之一象耳是以乾坤以廣大之一道足以盡天地而大地不足以盡乾坤者此也說易

漢上朱氏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乾坤不相離也是以能廣大故廣大配天地變通者乾坤之動也故變通配四時乾坤之動者陰陽之變也故陰陽之義配日月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故也言乎天地之間者備矣其究則乾坤易簡而已至德者天地之德隱於无形者也故易簡之善配至德夫子於太伯之讓文王之德孝也中庸也皆謂之至德德至於是无以復加矣傳易新安朱氏曰易之廣大變通與其所言陰陽之說易簡之德配之天道人事則如此義本○易不是象乾坤乾坤乃是易之子目下面一壁子是乾一壁子是坤蓋說易之廣大是這乾便做他那大坤便做他那廣乾所以說大時塞了他中心所以大坤所以說廣時中間虛容得物所以廣廣是說他廣闊著得物大槩上面幾句是虛



說底這箇配天地四時日月至德是說他實處○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以易配天易簡之善配至德以易配人之至德○問廣大配天地配莫是配合否曰配只是相似且如下句云變通配四時四時如何配合四時自是流行不息所謂變通者如此又問易簡之善配至德曰易簡是常行之理至德是自家所得者○問廣大變通是易上自有底道理是易上所說造化與聖人底曰都是他易上說底又曰配是分配之義是分這一半在那上面問曰如此便全無配之底意曰也有些子分此以合彼意思欲見其廣大則於天地乎觀之欲見其變通則於四時乎觀之欲知其陰陽之義則觀於日用可見欲知其易簡則觀於聖人之至德可見○易簡之善配至德是以易中之理取外面一

事來對謂易之廣大可以配天地易之變通如老陽變陰老陰變陽往來變化故可配四時陰陽之義便是日月相似易簡之善便如在人之至德並語錄東萊呂氏曰或問至德以爲道本與崇效天甲法地相類如何曰至德以爲道本乃所以爲道之本也若曰至德乃道之本則非別集  
答問

右第六章

今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七十一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七十二

後學成德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  
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  
之門

明道先生曰易不只是這一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易  
又是一箇事即事盡天理便是易也○成性存存道義之  
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  
以生為道並呂與叔  
東見錄○且喚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為中則四邊  
无中乎若以中外之中為中則外面无中乎如生生之謂  
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為易乎  
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捉一箇中來為中○成性存存便是  
道義之門並劉  
絢錄○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中无人則无以見天

地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易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天地設位而易行其中何不言人行其中蓋人亦物也若言神行乎其中則人只於鬼神上求矣若言理言誠亦可也而特言易者欲使人默識而自得之也並劉綸師訓

伊川先生曰易之道其至矣乎聖人以易之道崇大其德業也知則崇高禮則卑下高卑順理合天地之道也高卑之位設則易在其中矣斯理也成之在人則為性成之者人性也心存乎此理之所存乃道義之門也經說○崇底便是知卑底便是禮游氏拾遺○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體物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無物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則不已純則無間斷矣○天地只是設位易行乎其中者神也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道無體義有方也並劉綸師訓橫渠先生曰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之道而知其知崇矣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出如天地位而易行天地位定而易行其中知禮成而道義出夫易聖人所以崇德廣業以知為德以禮為業也蓋知崇則德業崇矣此論易書之道而聖人亦以教人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比下文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而言也天地設位故易行乎其中知禮成性則道義自此而出也道義之門者由仁義行也聖人亦必知禮成性然後道義從此出譬之天地設位則造化行乎其中知則務崇禮則惟欲乎卑成性須是知禮存存則是長存知禮亦如天地設位○非知德不崇非禮業不廣○知崇禮卑叩其兩端而竭也崇既效天卑必法地○何以致不息成性則不息誠

成也誠為能成性也仁人孝子所以成身柳下惠不息其和也伯夷不息其清也於清和以成其性故亦得為聖人也然清和猶是一端不得完正不若知禮以成性即道義從此出○智極其高故效天禮著實處故法地人必禮以立失禮則孰為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得知禮以成性性乃存然後道義從此出○學不能自信而明者患在不勉耳當守道不回如川之流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无復回却則自明自得之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惟能相繼而不已者道之善也至於成性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矣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並易說龜山楊氏曰道之峻極於天道之至也无體以範圍之則蕩而无止而天地之化或過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所以體道而範圍之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所

謂至德者禮其是乎夫禮天所秩也先王之禮述天理而已後世或以為忠信之薄或以為偽或以為戲事皆不知天者也故曰待其人而後行蓋道非禮不止禮非道不行二者常相資也苟非其人而桎於儀章器數之末則愚不肖者之不及也尚何至道之凝哉易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此之謂也中庸解

和靖尹氏曰薛收問聖人與天地如何子曰天生之地長之聖人成之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文集白雲郭氏曰前言易與乾坤之義故此復嘆美易之至而言聖人用其道以崇德廣業也崇德故德盛廣業故業大盛德大業非用易之道則不能至故聖人先嘆美易之至而後言法效也至謂前所言易與乾坤之事也

○易之廣大備於天地之間故舉天下之事莫不皆有  
易之道凡其天地之象者易已在其中矣故聖人無適  
而不用易非獨崇德廣業而已也且知以崇高而後明  
禮以卑遜而後恭知崇禮卑宜無與於易矣然崇者天  
之道卑者地之德知崇效天禮卑法地則天地之德已  
設矣天地之位已設則易已行乎知禮之中此聖人所  
以大而德業小而言行至於天地人鬼之變化無適而  
不用易者此也惟成之以性存存不忘則脩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其道義之要皆由此塗出故易為道義之門  
也法乾坤簡易以崇德廣業特其大者耳故莊子又言知  
崇禮卑以見其小者也並易說

漢上朱氏曰將以崇德故知崇將以廣業故禮卑崇上  
達易自下升也卑無不至易徧體也通乎晝夜之道而

知可謂知崇矣知崇則德崇曲成萬物而不遺可謂禮  
卑矣禮卑則業廣知崇效天禮卑法地德崇業廣則上  
下與天地同流易者天地之用也尊卑有定天地設位  
六爻上下升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者存其所存則  
天地位天地位則道義出道義者用也故曰一陰一陽  
之謂道又曰道有變動又曰精義入神以致用夫萬物  
皆備於我而存其所存者何也去人欲而天理存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十翼皆夫子所作不應自著子曰字疑皆  
後人所加也窮理則知崇如天而德崇循理則禮卑如  
地而業廣此其取類又以清濁言也○天地設位而變  
化行猶知禮存性而道義出也成性本成之性也存存  
謂存而又存不已之意也並本義○知崇禮卑知是知處  
禮是行處知儘要高行却自近起○知識貴乎高明踐

履貴乎著實知既高明須放低著實做去○學只是知  
與禮他這意思却好禮便細密中庸致廣大盡精微等  
語皆只是說知禮○禮極是卑底物事如地相似无有  
出其下者看甚麼物事他盡載了縱穿地數十丈深亦  
只在地之上无緣更有卑於地者也知却要極其高明  
而禮則要極於卑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纖悉委曲  
无非至卑之事又曰知崇者德之所以崇禮卑者業之  
所以廣蓋禮纔有些不到處這便有所欠闕業便不廣  
矣惟極卑无所欠闕所以廣○知崇禮卑這是兩截知  
崇是智識超邁禮卑是須就切實處行若知不高則識  
見淺陋若履不切則所行不實知識高便是象天所行  
實便是法地識見高於上所行實於下中間便生生而  
不窮故說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大學所說

格物致知是知崇之事所說誠意止心脩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是禮卑之事○上文言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  
地人崇其知須是如天之高卑其禮須如地之廣天地  
設位一句只是引起要說知崇禮卑人之知禮能如天  
地便能成其性存存道義便自此出所謂道義便是  
易也成性存存不必專主聖人言○成性如名明德如  
表德相似天命都一般○或問成性存存是不忘其所  
存曰衆人多是說到聖人處方是性之成者來不如此  
成性只是一箇渾淪之性存而不失便是道義之門便  
是生生不已處○成性與成之者性也止爭些子不同  
成之者性便從上說來言成這一箇物成性是說已成  
底性如成德成說之成然亦只爭些子也如正心心正  
誠意誠相似○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只是此性萬善

完具无有欠闕故曰成性成對虧而言成之者性則是成就處无非性猶曰誠斯立焉橫渠伊川說成性似都就人為處說恐不如此橫渠有習以成性底意思伊川則言成其性存其所存○知禮成性而道義出程子說成性謂是萬物自有成性存存便是生生不已這是語錄中說此意却好及他解易却說成其性存其存又似不恁地前面說成性謂如成事成法之類是見成底性橫渠說成性別且如堯舜性之是其性本渾成學者學之須是以知禮做也到得他成性處道義出謂這裏流行道體也義用也又曰性是自家所以得於天底道義是眾人公共底○知崇禮卑則性自存橫渠之說非是如云性未成則善惡混當疊疊而繼之以善云云又云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皆是此病知禮成性則道義出

先生本義中引此而改成為存又曰橫渠言成性猶孟子云踐形此說不是夫性是已然已成之性豈待習而後成耶他從上文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便是如此說來與孔子之意不相似○橫渠知崇天也一段言知識高明如天形而上指此理通乎晝夜而知通猶兼也兼陰陽晝夜之道而知知晝而不知夜知夜而不知晝則知皆未盡也合知禮而成性則道義出矣知禮行處也○問橫渠知禮成性之說曰橫渠說成性謂是渾成底性知禮成性如習與性成之意同又問不以禮性之曰如堯舜性之相似但他言語艱意是如此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只是一箇敬字隨大小都用得正容色整衣冠就此推而上之即易行乎其中矣麗澤論說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濂溪先生曰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通書

伊川先生曰賾深遠也聖人見天下深遠之事而比擬其形容體象其事類故謂之象天下之動无窮也故觀其會通會通網要也乃以行其典禮典禮法度也物之則也繫之辭以斷其吉凶者爻也言天下之深遠難知也而理之所有不可厭也言天下之動无窮也而物有其方不可紊也擬度而設其辭而議以察其動擬議以成其變化也變

化爻之時義擬議而言之也舉鳴鶴在陰以下七爻擬

議而言者也餘爻皆然也

經說

橫渠先生曰易語天地陰陽情偽至隱賾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為非艱使君子樂取之為貴○易之為書有君子小人之雜道有陰陽爻有吉凶之戒使人先事決疑避凶就吉○凡一言動是非不可隨之而生所以要慎言動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不越求是而已○自此以下皆著爻象之辭所以成變化之道擬議以教人也凡有一迹出則便有无限人議論處至如天之生物亦甚有不齊處然天则无心不恤此所以要慎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只是要求是也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或問邵堯夫云誰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



後更无詩畫前有易何以見答曰畫前有易其理甚微  
然即用孔子之已發明者言之未有畫前蓋可見也  
云神農氏之耒耜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蓋取諸噬嗑黃  
帝堯舜之舟楫蓋取諸渙服牛乘馬蓋取諸隨益噬嗑  
渙隨重卦也當神農黃帝堯舜之時重卦未畫此理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故通變以宜民而易之道得矣  
然則非畫前元有易乎京師語錄○又曰形容者乾為園坤  
為大輿之類是也物宜者若乾稱龍坤稱牝馬之類是  
也會通○已上條補  
白雲郭氏曰此章明擬議爻象之道至盜之招也而終  
且賾者天下之至隱不可得而見也聖人或擬其形容  
或象其物宜易於是乎有象矣天下之動變所由生觀  
時會通以行典禮則爻之動為觀時之要也繫之以辭

斷其吉凶則爻之辭吉凶之證也謂之爻者如此二者  
蓋作易聖人立爻象之初意也象為天下之至賾勿遂  
惡其賾而忽之也爻為天下之至動蓋因時有宜而不  
可亂也所以然者君子於一言一動必以爻象擬議之  
而後能成變化之道則所樂而玩者極其至矣上言聖  
人立爻象之本意下言君子擬議爻象而後言動亦猶  
前言聖人設卦觀象終之以君子觀象玩辭之說也能  
明此故知爻象之用是以君子玩易必擬其象而議其  
辭可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王昭素合初六藉用白茅通為一章今從  
昭素天下之至賾者理也天下之至動者時也畫卦以  
明理而卦有變生爻以明時而爻有動擬諸其形容者  
剛柔有體象其物宜者百物不廢是故謂之象會通者

亨也典禮者大猷也觀時之會否者既通則斟酌大猷  
 損益而行之所以嘉其亨之會也又繫辭以斷其吉凶  
 知用各有時時不可失是故謂之爻如顛趾出否豕塗  
 鬼車言天下之至賤也然象其物之所宜雖至賤而不  
 可惡也如升降上下反復相變言天下之至動也然斷  
 之以吉凶雖至動而不可亂也言者尚其辭故擬之而  
 後言則无妄言動者尚其變故議之而後動則无妄動  
 擬議以成其變化則語默動靜皆中於道易言變化者  
 四曰天地變化者乾坤變化也曰乾道變化者乾之變  
 化也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者爻象之變化也曰擬議  
 以成其變化者言行之變化也或語或默或出或處變  
 化也爻象之變化象天地故曰天地變化聖人效之言  
 行之變化體易也自此以下舉諸爻以明擬議以明成

其變化者如是傳易○又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  
 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有卦之象焉有爻之  
 象焉柔也者言乎其象者也言卦之象也爻象動乎內  
 言爻之象也方設卦變爻之時其象已具乎卦爻之中

說

新安朱氏曰賾雜亂也象卦之象如說卦所列者○會  
 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通謂理之可行而无所礙處  
 如庖丁解牛會則其族而通則其虛也○惡猶厭也觀  
 象玩辭觀變玩占而法行之此下七爻則其例也並本義  
 ○賾字在說文曰雜亂也古无此字只是噴字今從賾  
 ○賾與左傳噴有煩言之噴同那箇從口這箇從臣是  
 箇口裏說話多雜亂底意思所以下面說不可惡若喚  
 做好字不應說箇可惡字也探賾索隱若與人說話時

也須聽他雜亂說將出來底方可索他那隱底○見天下之蹟正是說畫卦之初聖人見陰陽變化便畫出一畫有一箇象只管生去自不同六十四卦各是一樣更生到干以上卦亦自各一樣○擬諸其形容未便是說那水火風雷之形容方擬這卦看是甚形容始去象那物之宜而名之一陽在二陰之下則象以雷一陰在二陽之下則象以風擬是比度之意○問擬諸其形容者比度陰陽之形容蓋聖人見陰陽變化雜亂於是比度其形容而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曰也是如此嘗得郭子和書云其先人云不獨是天地風雷水火山澤謂之象只是畫卦便是象也說得好○問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蹟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

吉凶是故謂之爻曰象言卦也下截言爻也會通者觀衆理之會而擇其通者而行且如有一事關著許多道理也有父子之倫也有君臣之倫也有夫婦之倫若是父子重則就父子行將去而他不暇計若君臣重則行君臣之義而他不暇計若父子之恩重則便得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之義而委致其身之說不行若君臣之義重則當委致其身而不敢毀傷之說不暇顧此之謂觀會通○問觀會通行其典禮是就會聚處尋一箇通路行將去否曰此是兩件會是觀衆理之會聚處如這一項君臣之道也有父子兄弟之道也有須是看得周徧始得通便是一箇通行底路都无窒礙典禮猶言常禮常法又曰禮便節文并降揖遜是也但這箇禮字又說得闊凡事物之常理皆是○一卦之中

自有會通六爻又自各有會通且如屯卦初九在卦之下未可以進為屯之義乾坤始交而遇險陷亦屯之義似草穿地而未申亦屯之義凡此數義皆是屯之會聚處若盤桓利居貞便是一箇合行底便是他通處也○事理間若不於會處理會却只見得一偏便如何行得通須是於會處都理會其間却自有箇通處便是脉理相似到得多處自然通貫得所以可行其典禮蓋會而不通便窒塞而不可行通而不會便不知許多曲直錯雜處○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雖是雜亂聖人却於雜亂中見其不雜亂之理便與下句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相對○雜亂處人易得厭惡然而這都是道理中合有底事自合理會故不可惡動亦是合有底然上面各自有道理故不可亂○天下之至動事若未動時不

見得道理是如何人平不語水平不流須是動方見得會通是會聚處典禮是借這般字來診斷他會通處却求箇道理來區處他所謂卦爻之動便是法象這箇故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動亦未說事之動只是事到面前自家一念之動要求處置他便是動○問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凡一言一動皆於易而擬議之否曰然○變化只就人事說擬議只是裁度自家言動使合此理變易以從道之意如擬議得是便吉擬議未善則為凶矣○這變化就人動作處說如下所舉七爻皆變化也錄評○會以理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其實一也答卷十一

東萊呂氏曰爻象皆卦畫之義疏也伏羲文王既是始作无所祖述不得不簡夫子後始有解經夫子象辭多

是拈掇出來恐學者看偏了如合章可貞以時發也拔

茅貞吉志在君也之類

易說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伊川先生曰有孚於中物無不應誠同故也至誠無遠近幽深之間故繫辭云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誠通也至誠感通之理知道者為能識之○中誠所通出處語默無不同天下莫能間也同者一也一不可

分分乃二也一可以通金石冒水火無所不能入故云其利斷金其理至微故聖人贊之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謂其言意味深長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君子自知自信了然不惑又於出處語默之際獲與人同則其志決然利可斷金惟仁者能聽盡言已不欲為善則已苟欲為善惟恐人之不言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夫一人固自明矣又有一人言而同心其為利也知金鐵之可斷○義理必至於出處語默之不可易如此其同也已固自信又得一人與之同故利可斷金

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明則誠矣未有誠而不動動而不變也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非動乎曲能有誠誠在一曲也明則誠矣無物不誠也

中庸解

○褚遂良脩起居注唐太宗曰朕有不善亦當記之乎或為之言曰借使遂良不記天

下亦當記之曰此語亦善但人主好名則可以此動之  
 耳未盡也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  
 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  
 可不慎縱使史官不記而民之應違如此雖欲自掩其  
 不善其可得乎

荆川語錄

白雲郭氏曰自此以下皆言擬議爻象之道也且鳴鶴  
 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初非有及於言  
 行之間所以成其變化也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初非  
 有及於出處語默也聖人擬議之則見其同心之利同  
 言之臭既得其道則出處語默之際所以成其變化也  
 聖人憂患後世不知爻象之用故明擬議之道如此而

已  
說易

漢上朱氏曰靡當作糜中孚九二辭也二在內居室也  
 二動五應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也兌口不動則不  
 正巽五不應出其言不善千里之外違之也坤為眾行  
 出乎身加乎民也內近外遠言發乎邇見乎遠也艮門  
 震動樞機也或應或否榮辱之主也乾坤天地震巽相  
 應動天地也明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者當如是此  
 動彼應非變化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同人九五辭也  
 五應二也乾變為金兌金斷之故曰其利斷金言同心  
 之利動而不括者然也巽為草為臭陽為芬芳二五相  
 易芬芳上達兌為口故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言可服  
 也震動或語或出也艮止或處或默也出處語默不必  
 同所同者心則其利可斷其言可服變化不同其歸同  
 也明言行不必同也中孚同人二五相易乃成變化故

曰一則神兩則化一者合兩而為一也爻辭曰用大師克相遇五四動而克三乃與二遇繫辭所陳止以二五相易盡同心之義是謂玩辭觀變之道舉上二爻以例爻之變者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君子居其室以下釋中孚九二爻義君子之道以下釋同人九五爻義言君子之道初若不同而後實無間斷金如蘭言物莫能間而其言有味也本義○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此本是說誠信感通之理夫子却專以言行論之蓋誠信感通莫大於言行○問言行君子之樞機是言所發者至近而所應者甚遠否曰樞機便是鳴鶴在陰下面大槩只說這意都不解著我有好爵二句○其利斷金斷是斷做兩段並語錄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伊川先生曰茅之為物雖薄而用可重者以用之能成敬慎之道也慎守斯術而行豈有失乎大過之用也繫辭云

荀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  
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言敬慎  
之至也茅雖至薄之物然用之可甚重以之藉薦則為重  
慎之道是用之重也人之過於敬慎為之非難而可以保  
其安而无過苟能慎斯道推而行之於事其无所失矣○  
有勞而不自矜伐有功而不自以為德是其德弘厚之至  
也言以其功勞而自謙以下於人也德言盛禮言恭以其  
德言之則至盛以其自處之禮言之則至恭此所謂謙也  
夫謙也者謂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存守也致其恭巽以守  
其位故高而不危滿而不溢是以能終吉也夫君子履謙  
乃其常行非為保其位而為之也而言存其位者蓋能致  
恭所以能存其位言謙之道如此如言為善有令名君子  
豈為令名而為善哉亦言有令名者為善之故也○亢龍

有悔九居上而不當尊位是以无民无輔動則有悔也○  
不出戶庭无咎繫辭所解獨以言者在人所節惟言與行  
節於言則行可知言當在先也○聖人於繫辭明其致寇  
之道曰作易者其知盜乎盜者乘釁而至苟无釁隙則盜  
安能犯負者小人之事乘者君子之器以小人而乘君子  
之器非其所能安也故盜乘釁而奪之小人而居君子之  
位非其所能堪也故滿假而陵慢其上侵暴其下盜則乘  
其過惡而伐之矣伐者聲其罪也盜橫暴而至者也貨財  
而輕慢其藏是教語乎盜使取之也女子而天治其容是  
教語淫者使暴之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是招盜使奪之  
也皆自取之之謂也並易傳

廣漢張氏曰風不厚不能負大翼水不厚不能負大舟  
君子處心不厚則恃勞而傲物耀功而忽人安能以其



功而下人乎竊觀地中有山之象夫德之盛而充實如山焉禮之恭而接下如地焉夫內之德盛而外之禮恭所以處上而人不忌處前而人不怒此謙所以長保其

位也會通

**條補**

白雲郭氏曰此五者當與鳴鶴在陰同居爻象擬議之終蓋皆擬議之道也或別為一章非也擬議者聖人用易之道蓋觀象玩辭所以反諸其身也然不曰用而曰擬議者爻象必先擬議而後可用方擬諸形容象其物且必從其事物象類以探作易聖人之意是必至於擬議而後可也古之君子以擬議為學易之要務而世多略而不言或言之復失擬議之道是以易終不用於世也且玩易之辭有曰藉用白茅无咎則知无所失之慎有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則知以功下人之恭有曰亢

龍有悔則知貴高不可以无輔有曰不出戶庭无咎則知言語不可以不密有曰負且乘致寇至則知非所乘而招盜是皆擬議而知其變化也五者之下各繫以孔子之言蓋孔子擬議之辭所謂擬之而後言者也能觸類而長之則三百八十四爻能事畢矣天地之間備矣聖人存其大法得此七者已足用蓋難盡為之言也聖人初已盡言於彖象文言以謂擬議之學未明故復繫於此其憂後世所以垂教至矣盡矣後世欲務空言誇世則不必深明其說苟欲為力行之學歸於君子之儒則擬議之道宜先盡心焉其言作易者其知盜乎者蓋聖人嘆易之道无不備也盜之情不必知也宜其无所見於易也尚且深明於此則天地之間舉无遺矣擬議之道其可忽乎故驚而嘆之有是言也觀此則知崇禮

卑又无足疑者繫辭自天尊地卑之後至此章終凡言  
 重卦設卦易道易辭爻位彖象乾坤神聖及聖賢之所  
 法則君子之所觀玩與夫學者擬議之道略盡於斯其  
 所未言者數所未詳者變化之道故繼之於後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藉用白茅无咎大過初六爻辭也初六一  
 柔承四剛執柔處下而不犯雖柔无咎譬之置器苟錯  
 之於平安之地斯可矣又藉之以潔白之茅慎之至也  
 茅之為物雖薄而祭祀用之可謂重矣持是以往何以  
 尚之明言之當慎也勞謙君子有終吉者謙九三爻  
 辭也坎為勞九三體謙以陽下陰勞而不自伐有功而  
 不自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艮成始成終成  
 功之象明言之當謙也德者言盛者也厚之至是也  
 禮者言恭者也禮自卑而尊人自後而先人故以恭言

之君子之於謙也豈唯下人亦所以存其位存其位非  
 固位有終吉也謙恭則其德厚矣亢龍有悔乾上九爻  
 辭也不當尊位无位也乾見坤隱坤為眾无民也九三  
 不應无輔也上九剛過亢滿不知謙降之道是以動而  
 有悔違謙故也不出戶庭无咎節初九爻辭也兌為口  
 動於內為舌初應四出戶庭也是為否亂之階初四易  
 則乾君受言坤臣納言離為明坎為難明言而有難不  
 密之害也初四失位君臣失也初乾為君四坤為臣初  
 為事幾成於四四失而難作害成也不出戶庭坎離象  
 隱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言此以明不慎不密之戒易  
 曰負且乘致寇至解九三爻辭也以小人而乘君子之  
 器則為盜者不奪不饜故思奪之四坎為盜三四同象  
 六三據非其位上慢也以柔乘剛下暴也上下惡之盜

將聲其罪故思伐之離為戈兵三四易位自上伐下也  
 慢藏者誨人使盜治容者誨人使淫无不自已求之負  
 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故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言此  
 以明致恭可以存位慢則盜奪之伐之為不恭之戒舉  
 上五爻以例爻之不變者也夫謙恭慎密又知夫不密  
 不恭之戒則於言行也何有善易者也易豈止於文字  
 而已哉易傳

新安朱氏曰慎之至釋大過初六爻義○勞而不伐有  
 功而不德釋謙九三爻義德言盛禮言恭言德欲其盛  
 禮欲其恭也○貴而无位高而无民釋乾上九爻義當  
 屬文言此蓋重出○君子慎密而不出釋節初九爻義  
 ○作易者其知盜乎釋解六三爻義並本義

右第八章

新安朱氏本義曰  
此章言卦爻之用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七十二

